



Biographies of a Hundred of Famous War Correspondents

“不经他采访，任何战争都不算数”——朝鲜战场战地记者说
战争成功的要素是保密，新闻成功的要素是公开

（美国战地记者说）

正义与勇气

II

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



Justice and Courag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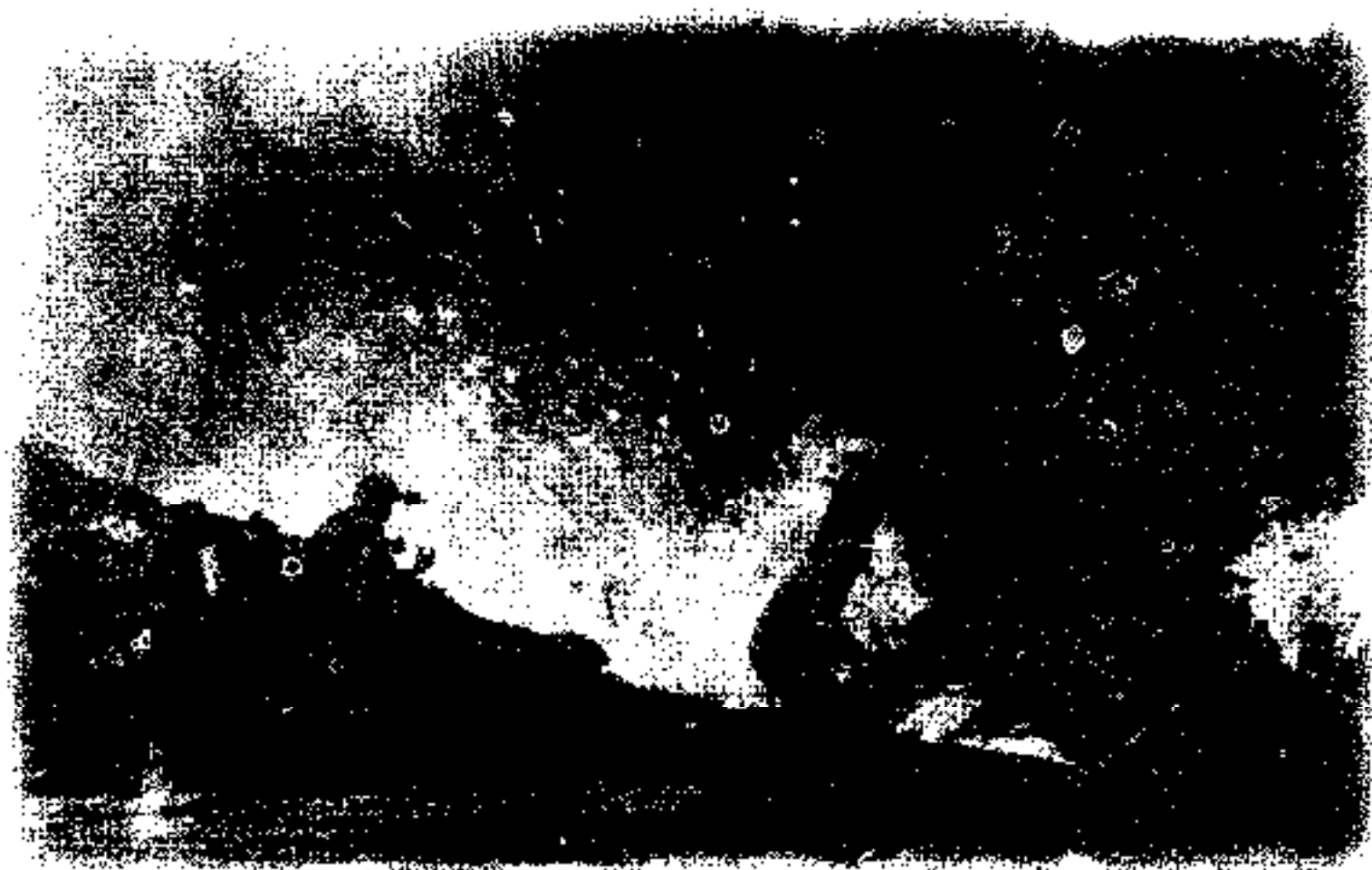
Biographies of a Hundred of
Famous War Correspondents

Volume II

莫正峰著

海南出版社

CHINA



从莫斯科到布列斯特
哪里我们没有去过
肩挎“莱卡”，手握纸笔
哪管风尘扑面，严寒酷热
……

等着我吧！我一定会回来，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……
等着我吧！当黄色的雨丝勾起阵阵愁怅
……

亏了你苦苦地等待，在炮火连天的战场
从死神手中，是你把我拯救出来
我是怎样死里逃生的，只有你我两人明白
因为你和别人不一样，你最会苦苦地等待

——康斯坦丁·西蒙诺夫

CHINA

2000
K815.42

1
2:2

Justice and Courage

*Biographies of a Hundred of
Famous War Correspondents*

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

展江/等著

海南出版社

2000.5

义与勇气



CHINA



△ 《红星报》英俊的红军记者康斯坦丁·西蒙诺夫(1915~1979)(右)和苏联新闻电影大师罗曼·卡门(1906~1978)1983年在红军收复的苏联城市维亚兹马。



△ 老作家伊里亚·爱伦堡(1891~1967)在卫国战争中以其犀利文章痛斥纳粹，他的作品在西方盟国广为转载。



△ 1943年初参加“第69写作组”学习，接受随轰炸机采访空袭的一群记者。右起第二人为霍默·比加特(1907~1991)，第三人为沃尔特·克朗凯特(1916~)。



△身形干瘪，深受大兵爱戴的记者厄尼·派尔(1900-1945)。



△香烟是厄尼·派尔的第二生命。



△厄尼·派尔在冲绳岛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士兵分香烟。一周后他在附近的伊江岛上阵亡。



△ 在1945年的马尼拉街头战斗中，受伤的非律宾妇女被用简陋的救护车紧急送往野战医院。摄影记者卡尔·迈登斯(1907-)找来一块竹篱笆放在吉普车上让受伤妇女横卧。20分钟后，这名妇女死了。



△ 朝鲜战争中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将军(迈登斯摄于1951年)。



△最著名的战地摄影作品之一《共和军士兵之死》。也有人认为这是摆布之作。关于新闻摄影作品的真伪问题，从摄影术发明至今从未停止过争论〔罗伯特·卡帕(1913-1954)摄于1936年〕。



△卡帕镜头中的早期印度支那战争(摄于1954年殉职前夕)。



◁焦点不太准，场面更动人(卡帕摄于诺曼底登陆中)。

▷悲痛欲绝的意大利那不勒斯母亲们(卡帕摄于1944年)。





◀ 珠联璧合、诡计多端的夫妻战地记者雷诺兹·帕卡德(1903-1976)和埃莉诺·帕卡德(1905-1972)。



▷ 弗朗西斯·芬顿上尉目睹他手下许多士兵战死在朝鲜，但是这一天尤其悲惨：他的弹药几乎用尽，瓢泼大雨没完没了。然而他仍然要集合残兵败将再作殊死一搏。这幅照片由《生活》画报摄影师戴维·道格拉斯·邓肯(1916 -)于1950年拍摄。



△ 德米特里·巴尔特曼茨(1912 -)摄于1942年,尘封30余载的名作《悲枪》(又名《辨认死者》)。



△ 在战场上为报道言斟句酌、搜索枯肠的哈尔·博伊尔(1911 ~ 1974)。

▽ 二次大战中深受英国新闻检查之苦的美联社记者德鲁·米德尔顿(1913 ~ 1990)。





△ 今约瑟夫·罗森塔尔(1911 -)瞬间成名、亿万人怦然心动的摄影名作《国旗升起在苏里巴奇山》(1945年普利策奖获奖作品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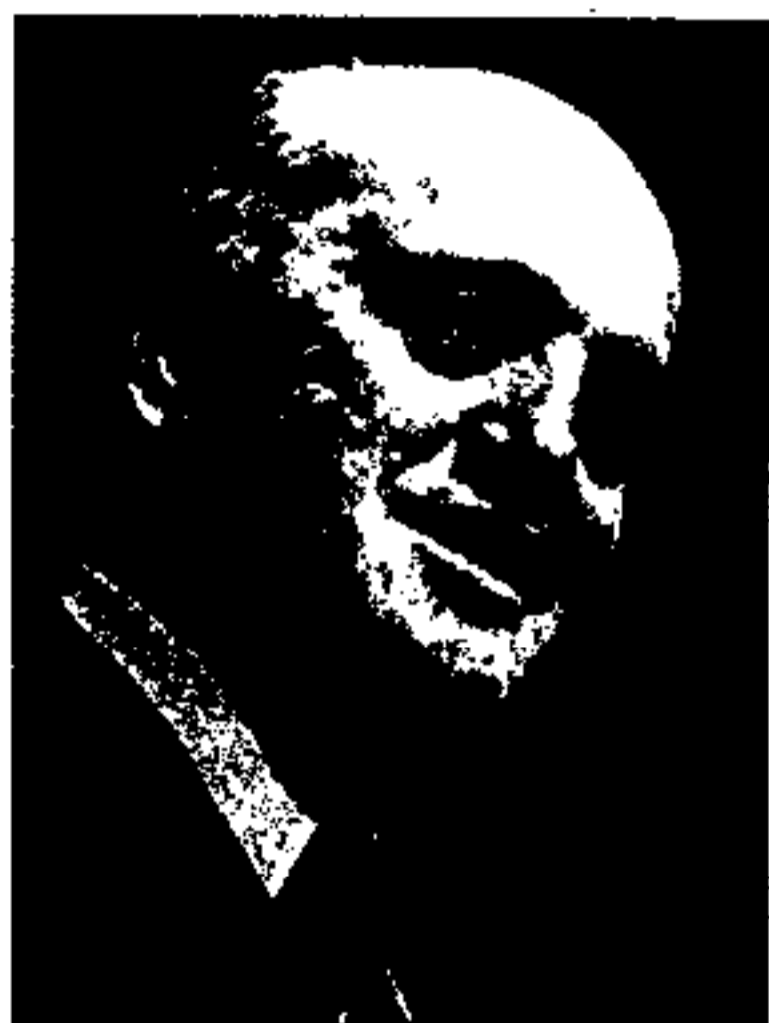


△ 罗森塔尔的两幅不成功之作。

▷ 在越南战争中出入枪林弹雨13年而安然无恙的美联社记者彼得·阿内特(1934-)。



△ 唐(纳德)·麦卡林 (1935-) 曾说，他想在一周的每一天都从事战地摄影。“我过去是一年报道一场战争的人，但是如今那不够了。我需要一年报道两场。”1970年在柬埔寨受伤后，他变得比较惜命了。



△ 年逾六旬、以战时新闻报道为主题作演讲的CNN记者阿内特。他一次演讲可得收入2万美元。



◁ 在塞浦路斯的一个村庄附近，希腊族人和土耳其族人发生了殴斗。在殴斗中死去了父亲的土耳其儿童悲伤地扑向他新寡的母亲(麦卡林 摄)。

血洒西班牙

——小爱德华·尼尔 (1900~1938)

时间：1937 年的最后一天。

地点：西班牙特鲁埃尔城外。

鹅毛大雪中，一辆载有 4 名外国记者的汽车在行驶。车上，4 人边吃巧克力边聊天。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 37 岁的小爱德华·尼尔 (Edward J. Neil, Jr.) 他头发早白，说话柔和，与同行很合得来。另外 3 人是英国路透社的理查德·希普香克斯、《泰晤士报》的哈里·菲尔比和美国《新闻周刊》的布拉迪什·约翰逊。

他们抵达离特鲁埃尔 8 公里的考德村时，已是下午一时许。他们停下车，等候乘坐另外 4 辆车的记者们。

天寒地冻，他们在车上一个劲地吸烟。一个排的士兵牵着骡子走过村庄，沿着公路进发。间或从头顶上呼啸而过的炮弹提醒他们，这里靠近前线。不过对于这些久经战阵的记者来说，一切都已习以为常。

突然间，炮弹在他们四周落下，菲尔比跳出汽车。一道白光之后，离汽车一码处发生爆炸，希普香克斯和约翰逊当即毙命，尼尔被炸断大腿，浑身 34 处受伤。当尼尔醒来时，他已躺在萨拉戈萨红十字医院的病床上。

新年元旦，菲尔比和《纽约时报》记者威廉·卡尼看望尼尔。大家都对他瞒着他的好友希普香克斯的死讯，可他还是知道了。尼尔说：“他们明天要在这里安葬不幸的迪克（理查德的呢称——译

正义与勇气—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

注)，我恐怕不能参加葬礼了……我只要能走动就到巴黎去。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明天这时候，咱们哥儿几个到最近的酒店痛饮一顿凉啤酒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尼尔死了。

(一)

尼尔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梅休因。1921年进鲍都因大学读书时，是一名橄榄球和链球运动员，4年后大学毕业，他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担任一所中学的橄榄球教练。那个赛季一结束就辞职不干了，一脚跨入美联社大门，不久成为体育部驻纽约记者。由于是运动员出身，待人又很谦和，他同美国所有的棒球、网球、橄榄球和拳击大赛冠军交上了朋友。1932年，他因报道在普莱西德湖进行的冬季奥运会而获得普利策新闻奖提名，成为第一个获此荣誉的体育记者。

1935年夏末，尼尔到纽约港送他的一位前去报道埃塞俄比亚战争的美联社同事。轮船渐渐远去，他默默沉思着；体育在他心目中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令人振奋了，一种全新的激情在他心中涌动。几周后他宣布，他将不去报道这一年的“世界系列”棒球赛。他也要去埃塞俄比亚。

经过一个月的海上航行，穿上战地记者服的尼尔抵达厄立特里亚首府阿斯马拉。在这个海拔2500米的意大利军队前进基地，恶臭扑鼻，闷热难当。意军当局告诉记者们，一个月后才能上前线采访。

记者们无所事事，整天打牌消磨时光。尼尔死磨硬缠，说动一名意军航空兵军官同意他乘飞机采访埃军的一次空袭。

当轰炸机向埃军阵地俯冲时，坐在机尾球形炮塔上的尼尔只觉得天旋地转。飞机两翼的机枪开火了，地面上的埃军用原始的

步枪还击。在离地面不到 40 米的高度上，飞机挨了几颗子弹。

返航途中，尼尔坐在驾驶员身旁。驾驶员用意大利语对他咕噜了几句，尼尔微笑着点了点头。其实他什么也没听懂。这时驾驶员把操纵杆交给他，自己爬到后面抽起烟来。平生第一次驾驶飞机的尼尔慌了手脚，他胡乱地拉动操纵杆，飞机陡然上升，作了一连串“特技飞行”，吓得驾驶员急忙过来，一把夺过操纵杆，好不容易才将飞机恢复到水平状态。

1936 年 1 月，尼尔终于获准随意大利地面部队行动，骑上一匹名叫“阿丽斯”的瘦骡子向埃塞俄比亚腹地进发。攀登勒珀斯山时，“阿丽斯”可把意大利人折腾苦了。为了让尼尔爬上骡背，6 名士兵把它紧紧按住；士兵们刚撒手，“阿丽斯”就冲向悬崖边。尼尔使出浑身解数才让它回头，却又冲向一顶帐篷。里面的士兵正忙着准备发军饷，几秒钟内，意大利里拉撒了满地都是。当“阿丽斯”完成这次山地旅行时，它又钻进一顶帐篷，一名意军少校正在里面洗澡呢。此后，尼尔只好沿途搭便车或步行。

在阿姆巴—阿拉达姆前线，尼尔得了高山病，躺在床上熬过了好几个星期。不过他康复及时，得以加入彼得罗·巴多里奥元帅的部队，向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进军。4 月中旬到达德塞后，巴多里奥命令向埃军阵地炮轰了 5 天，还施放了催泪弹。7 万名意军在大炮和飞机支援下包围了 5 万名顽强的守军。

26 日，对首都的进攻开始了。意军的庞大车队以 3000 辆卡车打头，后面是巴多里奥元帅的参谋班子乘坐的轿车，再下来是 6 辆记者专车。记者中包括《纽约时报》的赫伯特·马修斯，他与尼尔同岁，日后将在若干场战争中大显身手。

当大军抵达离首都几公里远的马克福德山口时，记者从意军野战无线电台上获悉，海尔·塞拉西皇帝已经逃离亚的斯亚贝巴，土著人爆发了一场骚乱。骚乱者包围了外国使馆，英、美使馆正在求救，虽然两个使馆相距只有一二公里，可是他们不得不

正义与勇气—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

通过华盛顿和伦敦的无线电台才能联系。巴多里奥下令兼程行进，可是山口被废弃的卡车堵塞了。直到5月5日，记者们才随意军冒着倾盆大雨开进亚的斯亚贝巴。

满街陈尸，满目疮痍。尼尔冲向位于城北一座小山上的美国使馆，只见那座白色的矮楼四周围着铁丝网，一场新的袭击正要发生。

尼尔回去叫来了一连意军。这时夜幕已降临，骚乱者们正从四面冲向使馆。走在前面的尼尔撞上一名高大的土著。土著向他开枪，倒在血泊中的不是他，而是开枪者，原来那把锈枪炸了膛，土著随即被击毙。

解救了美国使馆之后，尼尔迅速把这一消息通过无线电经罗马发回美国，让惊魂未定的读者松了一口气。

几天后，尼尔乘意大利“王牌”飞行员弗朗西斯科·多里亚上尉的轰炸机从阿斯马拉飞往亚的斯亚贝巴。机上还有10名乘客，行李又多，飞机严重超载。可是上尉说他能够起飞。

飞机嚎叫着在跑道上滑行了一段，起落架就脱落了，一头扎进泥地，翻了个跟头。尼尔腿部严重受伤，然而他坚持着，乘上了第二架飞机。

亚的斯亚贝巴陷落10天后，埃塞俄比亚战争结束了。尼尔在回国前去了巴勒斯坦，报道阿拉伯人反抗英国统治的活动，曾随同一支阿拉伯游击队采访对一个村庄的夜袭，险些被英军抓住。

8月，尼尔乘意大利船“蒂·萨沃亚伯爵”号返美。次年2月，他到田纳西州路易斯维尔报道了田纳西河谷的洪水泛滥。当他坐在美联社分社办公室，借着烛光打他的稿件时，一名同事跑过来说：“真像是地狱，埃迪，不是吗？”

尼尔抬头淡然一笑：“伙计，跟埃塞俄比亚相比，这里是天堂了。”